

武丹丹 / 著

花季的秘密

年 月 日

我渴望别人的重视，那些礼物，曾经给了我最深快乐，现在，它正侵蚀着我的心，使我不得不固守在现实之外，而去漂浮在我的幻想中。哈哈，一副没心没肺的风趣模样。我知道，很多时候，外表的笑容只是一层薄薄的面纱，掩盖着一个适合出现在众人面前的面具。这算不是一种无奈的虚伪呢？我不知道。



花山文艺出版社



花季

的秘密

武丹丹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季的秘密/武丹丹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80611-864-0

I. 花… II. 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1603 号

花季的秘密

武丹丹 著

责任编辑: 兰小宁

装帧设计: 李文侠

美术编辑: 李文侠

责任校对: 李桂香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印 刷: 深泽县印刷厂(深泽县建设街 23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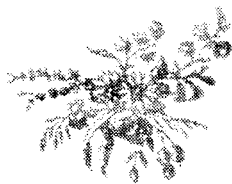
787 × 1092 毫米 1/32 7.5 印张 116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定价: 13.00 元

ISBN 7-80611-864-0/1·770

在我们念高一高二高三的时候，
有谁想过那是我们一生里唯一的
十六十七十八岁
呢？

——作者题记



第 一 章

X年X月X日

要开学了!

从来没有这样深地渴望过一个新学年的到来，也从来没有对一个新学期的开始充满了那么多的不安和忐忑。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自信，我的胆量，我的勇气，都统统上哪儿去了？

它们原来是那么地不堪一击。

X年X月X日

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阶梯教室里，我的心就像这偌大的教室一样空空如也。

外面的天空真蓝，阳光也是极盛的，它们从窗

外高大的梧桐树叶的缝隙间跑进来，活蹦乱跳地包围着我，在我的周围跳舞，却始终落不到我的心里。

透过身边的玻璃窗，我看见了许许多多来来往往的人。

九月的校园永远不会寂寞，而今天似乎格外热闹。所有顺利考入高中的同学都在家长的陪同下欢天喜地的来报名，脸上洋溢着按捺不住的兴奋与得意。毕竟，这是全省的重点中学，进了这儿的高中，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的门槛，所以也难怪有那么多人的脸上已经提前写满了天之骄子的矜持。

我看见了胖胖的齐海和笑语飞扬的关晓菲。

胖大海微微的肚子今天腆得格外引人注目，胖胖的脸上本来就不大的眼睛更是笑得找不着了；关晓菲穿着那件我送给她的海军裙，白净的小脸儿不知道是因为天太热还是过于兴奋而涨得通红，像个意气风发的水手正准备扬帆远航！

他们一定不会想到在他们面前嘻嘻哈哈，装作对落榜无所谓的我此刻会一个人躲在阶梯教室里黯然吧！“三人行”小组少了我一个，好像也照样可以一帮一对红的！本来嘛，这个世界少了谁地球

不一样转？

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一起上小学，一起上初中，我们曾经就像窗外那梧桐树的叶子一样长得蓬蓬勃勃不分彼此。但现在，我一点儿也不愿意见他们，似乎一条分数线一张通知单就把一起长大的我们，分出了高低贵贱，分开了亲疏远近。他们不会有意地来伤害到我，但我会因为他们的光芒而躲得远远的。

主楼的楼顶上停着一朵云。

有点像人的脸，高高的鼻子，大大的眼睛，还有微微皱着的眉头，简直就是罗驰的样子。罗驰！关晓菲的梦中情人！

不知道关晓菲此刻有没有看到这朵云彩，要是她看见了，保准又会激动得手舞足蹈，滔滔不绝，好像要说服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喜欢她的偶像，至少全校的人都应该喜欢罗驰。

听关晓菲说，罗驰已经调到了高中部，而且还跟班教我们这一届。

关晓菲竭力劝说我和齐海一起争取分到罗驰班上去。她说罗驰肯定会喜欢我这样的学生。会吗？据我所知，重点中学永远不欢迎“议价生”，更何况还是那么热门的罗驰的班级。

想得太多了，有的时候，想法太多不是件好事，就要上高一了，该收收心了！

X年X月X日

一大早，齐海和关晓菲就在门口候着我，一胖一瘦像两个门神。说是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硬要陪我去交钱，望着他们俩热心的样子，我只好由他们一左一右地护驾到交钱的会议室。

学校这两年高考升学率见风涨，所以招的“议价生”也就更多了。挺大的一间会议室被家长和学生挤得满满的，我们只好排到队尾，耐心等待人群往前缓缓挪动。

周围特别静，每个人都十分严肃，所有人都在为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没达到分数线而羞愧万分。

我不知道，是不是多少有点儿“正取生”的优越感，齐海和关晓菲显得尤其不安分——齐海晃着他那胖脑袋不住地东张西望，一向言语不多的关晓菲也和胖大海嘀嘀咕咕，居然还哧哧拉拉地笑出声来。

他俩议论的是我前面的一个小个子男生。

说人家“浓缩就是精华”，还议论人家长得黑不溜秋，小巧玲珑，跟个土拨鼠似的——亏他们想

得出来，这个胖大海，没见过他想像力那么丰富过！

本来，关于集资的钱数似乎是个讳忌莫深的话题。每个人走到老师面前，都是低低地报一下自己的名字，沉默地把钱交给老师，拿了收据掉头就走，几乎是夺路而逃，离开那儿，也离开那不堪的记忆。

就在轮到那个男孩交钱的时候，从旁边家长堆里窜出一个矮胖矮胖，苍老而臃肿的农村妇女，土豆一样地滚到男孩身边，要他把集资的一万块钱一张一张大声地数一遍，数给老师听，更数给自己听，要他留个教训。

那个孩子叫二狗，他好像已经有了思想准备，迟疑但顺从地打开了一直拎着的布袋，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里面是一叠一叠的整齐的一元面值的钞票，还有许多脏兮兮的毛票。

没有人想起来阻拦，也似乎没有人能够阻拦，二狗一张一张地数着：1、2、3、4……周围鸦雀无声，我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浑身冷得厉害，有什么东西正从心里一点点寒到骨髓里去。

与二狗的平静与麻木相比，他妈妈的泪眼婆娑与喋喋不休更让人不能平静。

“这可是咱家全部的家当!”

“你要争气呀! 只要能上大学, 全家砸锅卖铁都行!” ……

所有的旁观者都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 也许是因为兔死狐悲, 我那拿着三千块集资款的手忍不住抖起来, 信封里的三十张连号钞票, 像一块烙铁, 又烫又沉, 让我几乎抓不住。

我仇恨地望着那个胖女人, 觉得她不仅像个土豆, 而且还是一只发了绿、长了毛有毒的土豆, 太具有杀伤力了!

沈二狗数到第 6009 张时, 我听见关晓菲低低地欢呼了一声“罗驰——”就看见罗驰风一样的卷进来, 所有人的眼睛都集中到他的身上。

一刹那, 我的心里满满的是对罗驰的感激,

“这是干什么? 太荒唐了! 有什么理由去这么糟踏孩子?”

罗驰目光炯炯, 几乎有些怒不可遏, 让人害怕, 但他的形象绝对是一个英雄, 至少他的出现救了沈山也救了我。

罗驰帮二狗把钱装在袋子里, 搭着他的肩走到另外一边。

沈二狗终于忍不住掉下眼泪并伏到桌上号啕大

哭起来，眼泪像潮水一样漫过他的脸，滴在面前的钞票上，让每个人都有种想哭的欲望。

好不容易，沈二狗和他的妈妈才跟着罗驰离开，可空气里弥漫的那一份凝重却始终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包括齐海和关晓菲。他们也忍不住低着头，默默的。

我走上前报上我的名字的时候，办手续的老师一下子抬起头来，吃惊地望着我的脸。我正对着他脸上难以置信的表情，那比说任何的话都更让我难以忍受！

我知道她惊讶什么，是的，上届学生会主席，校园十佳，那个全校皆知的“风云人物”，她居然没考上重点高中，必须交三千块钱去买两分。

静静地站在老师的办公桌前，我竭力平复自己心里翻江倒海、恨不得一泻千里的苦痛。身后是别人探头探脑好奇的目光，看一个据说“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居然会“沦落”到“议价生”的地步。

我在别人探询的目光里走出会议室，那些尾随而至的目光与议论像无数的利刃，一下一下刺入我的心。心里堵得满满的，愤懑，委屈，说不出的难受，让我不可抑制地想流泪，想找一个无人的地方大哭一场。



我从关晓菲手里抽出我的手，也许是因为罗驰的意外出现，她一直激动地抓着我。

我一个人慢慢地走在前面，心里有千万个声音在喊：

“考大学！考大学……”

“考大学！考大学……”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万一，万一被挤掉了怎么办？应该是粉身碎骨吧！还有那个二狗，要是他被挤掉了怎么办？

真可怕，真的不敢去想，好像一想起来就有种无形的东西要吞噬我似的。

回到家里，齐海给我讲了一下午笑话，把关晓菲乐得直揉肚子。可我一次也没笑，齐海最后忍不住说我太脆弱，不是一个强者，说想不到那么乐观那么不肯服输的我会那么轻易的就被打倒了，那不应该是我的风格。

也许他是对的，但我依然沉重。

齐海和关晓菲是我的死党，他们的关心让我心存感激，却又始终无法释然。

记得从前罗驰说过一句话：

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只有快乐可以分

享，并没有真正的忧愁可以分担，哪怕是最亲密的朋友！

说得真好，忧愁与悲伤总是藏在心里最深的地方，轻易不会有人能看见！

X年X月X日

这一次高一年级七个班一共招了三十五个“议价生”，平均分配，每班五人。据说“议价生”的生源素质会直接影响各班的综合实力。所以，七位班主任老师集中在教务处抓阄，以显示分班的公平合理。

我们这堆让各位老师心里直打鼓的“议价生”站在窗外，就像是要被大富人家领养的乞儿，眼巴巴地望着里面争得脸红脖子粗跟赌徒有几分相似的我们未来的“家长”！最有风度的是7班班主任罗驰，早早地出了办公室，点了五个同学的名字，大手一挥，“走！咱们回班里去！”

让剩下的人好生羡慕！

我是最后一拨被带走的，我被分在5班。

“你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丹丹吧？”

年轻的班主任刘涛饶有兴趣地望着我，黝黑的皮肤衬得他那很不整齐的牙齿分外的白，我觉得他





可以做“黑妹牙膏”的广告。

“很不简单嘛！比我这个班主任还有名气！”

我不知道眼前这个刚从师范院校毕业的班主任何以对我有如此的成见。我讨厌他那种拿腔捏调的口气和表情，他不是我理想中的那类老师。想想罗驰，我开始后悔没听关晓菲的话，争取一下，分到罗驰班上。

X年X月X日

“我叫杜雪娉，冰雪聪明的雪，婀娜娉婷的娉。”

被班主任领到高一（5）班教室的时候，我那美丽动人的老同桌杜雪娉正在以她惯有的演讲式作自我介绍。

她看到我，立刻热情洋溢地迎了上来：

“哎呀！太巧了，咱俩又在一个班了！”

众目睽睽之下，我只得狼狈地冲她点了点头，算是打了声招呼。

我的新同桌是个寄宿生，叫赵玫瑰。矮胖矮胖的，黑里透红的大圆脸，穿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靠在桌子的一角。红发夹，红皮鞋，全身都淹没在红色里，倒真像一枝饱满肥硕的玫瑰花骨朵。她解

释说她们家有一个玫瑰花圃，所以她取了这么一个浪漫的名字。

“我知道你，咱俩一起参加过省里的作文大赛来着，”她一边说一边热情地塞给我两大块巧克力，“你得了奖发言，我就坐在你右边第五个！”

作文大赛？右边第五个？

我忍不住看了看她的脸，似乎有点似曾相识，但究竟认识不认识，我自己也不记得了，好在可以装作低头收拾书包桌子，胡乱的应几句！

没安静几分钟，杜雪娉就轻盈地飞了过来，白色的真丝裙一飘一飘的。如果她能不开口说话，倒真有几分像小天鹅。

可惜她不是！

她侧着脑袋一面摸着她衣服领子上的几朵小花一面关心地问我：

“怎么，这破学校真收了你三千块？才差两分！真没人情味儿，你初中替学校干了多少事儿，真是的！”

杜雪娉这人的特点就是永远自我感觉良好，从来不注意别人的感受。

我停下手里的事，抬眼冷冷地看着她。我想要是人的眼睛可以杀人的话，我保证杜雪娉早就尸骨

无存了好几十回了。

“喂！杜大小姐，你能不能安静点儿，你那嗓子分贝太高了吧？”

后面坐的一个男生及时地救了我，杜雪婷只得悻悻地扭着回到自己的座位去。

我感激地回头一看，那男生正冲着杜雪婷的背影做鬼脸儿，见了我，点点头，很大方地说道：

“我叫王一，四横一竖，我见过你的照片，你比照片上还漂亮一点。”

“我的照片？”

“当然，校园十佳的第一个嘛！”

我这才想起学校宣传栏里还贴着毕业前评出的“校园十佳”的照片，我本想做出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以显示“好汉不提当年勇”很豁达的态度，可没能成功。只得灰溜溜地讪笑着回过头来。

赵玫瑰兴奋地偷偷问我“校园十佳”有哪些人，有没有杜雪婷？我说没有，她居然一脸的失望和疑惑。真佩服杜雪婷，刚报到就又在新的班级迅速找到了新的跟班，这回不怕没人听她演讲了！

今天不用上课，主要让大家自己相互熟悉一下。班里有不少人原先就是本校初中部的，脸熟的挺多。

还有昨天数钱的那个男孩子，他叫沈山，看来二狗是他的小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齐海昨天在我交钱时说的话被他听见了，所以今天看我和齐海都冷冷的，很不友好的样子。我们的班长叫许蒙，是别的学校考来的，据说是个化学尖子，奥林匹克省赛区的亚军，看上去就有一股老成持重的学究气。

除了王一，似乎还记住了有个男生叫贾真，因为班上同学一致叫他“假天真”，小矮个儿，大大的脑袋上架一副夸张的黑边眼镜，活像个机器猫！还有不少同学我不认识，也不想认识。在这个班，我实在不想太张扬，更不想管太多的闲事儿。

放了学我没有回去，一个人跑到了学校宣传栏那儿。那里面挂着校园十佳的照片和介绍，照片上我一脸自信，笑得真是灿烂无比。

天边的夕阳慢慢落下去，照着橱窗玻璃上我此刻落寞的影像，暮色就要降临，我曾经和现在的面容都开始黯然。

打开橱窗，轻轻把里面的照片往下撕。过了一个夏天，照片已经有些泛黄了，就像过去的辉煌早已陈旧破损，顺手夹到笔记本里，又一扬手，把橱窗钥匙远远地扔到对面长满杂草的操场上——已经不需要了！已经不再需要由我负责定期更换板报